



# 错位的解放:大跃进时期 华北农村妇女参加生产运动评述

■张志永

大跃进时期,人们惯常把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视为彻底解放的象征,其实,妇女参加生产的初衷是弥补大跃进运动中劳动力的缺口;由于在生产中忽视了生理性别差异,形成了以男性为标准的社会性别同质化,使妇女在付出了比男人更多身心痛苦的代价后,其家庭地位和社会性别歧视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故妇女解放的任务远没有完成。

【关键词】大跃进时期;华北农村;社会性别;妇女解放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4-0151-06

张志永(1964—),男,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河北石家庄 050091)

迄今学术界在论述大跃进运动时,大都按照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从宏观上赞颂其对妇女解放的重大意义,加之一些影视、文学作品的正面宣传,使人们形成了当时妇女都是思想进步、爽直、泼辣能干的“李双双”式新妇女的错误印象,妇女生产运动的真实情况反而隐没无闻。因此,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考察大跃进时期华北农村妇女参加生产运动的真相,以便更好地认识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中国社会素有“男尊女卑”传统和实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处于附属男人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尚在开端,而且囿于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习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吸收所有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故妇女大多依旧从事繁琐的家务劳动。为了纠正人们瞧不起家务劳

动和歧视妇女的现象,全国妇联号召:“必须在上展开展教育,说明家务劳动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劳动,某些家庭手工劳动在目前条件下也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劳动。”<sup>[1](P147)</sup> 1955年,全国还开展了家庭妇女是否解放问题大讨论,指出“妇女解放是整个社会解放问题的一部分,不能撇开整个社会制度来看问题”,人民民主制度已经保障了男女平等,宪法也明文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一样的权利,因而妇女已经得到了解放。“那种认为家庭妇女经济上没有独立,还没有随着社会的解放而获得解放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观点”。<sup>[2](P18)</sup>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走向高潮后,随着农业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和经营部门增多,劳动力短缺问题初露端倪,这势必要求拓宽劳动力的来源。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妇女是一支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sup>[3](P675)</sup> 不

过,由于农业合作社大多单一经营农业,仅是季节性和局部性劳动力不足,故妇女全年参加生产劳动并不多。至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我国采取劳动密集型战略加快经济发展,劳动力匮乏情况才凸现严重。如,河北省农业人口数为3299.2万人,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初,“抽调到钢铁战线上的劳力曾达到400多万人,各种运输车辆达11万多辆,派去专门修建水库的劳力也有六七十万人”<sup>[41](P43)</sup>。同时,人民公社大办工、农、商、学、兵等各项事业,推行耕作制度的改革,也极大地提升了劳动力的需求。据河间县诗经村人民公社调查,“57年总用工为2483100个,58年总用工增加到3309481个,59年总用工又增为3909246个,比57年增加57.4%,此外再加上一部分劳力的外调搞协作,就更增加了劳力的紧张情况”<sup>[5]</sup>。因此,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成为弥补劳动力不足的唯一现实选择。

此时,为了激励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关于新中国家庭妇女已经获得解放的观点遽然改变,妇女解放不仅从社会解放中分离出来,妇女单纯从事家务劳动也成为落后和不解放的表现。“在妇女还没有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下,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男子总有一种事实上的差别”,但她们“一旦参加了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她的思想就会开朗起来,和男子一道走到时代的最前列。……只有在她们同男子一样地参加社会劳动之后,树立了男女之间的经济上的真正平等地位,这种事实上的差别才能够逐渐消失”。<sup>[6](P58)</sup>宣称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乃是妇女彻底解放、实现男女真正平等的必由之路。同时,一些中央领导人还把妇女参加生产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联系起来,“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sup>[7](P34)</sup>。这样,就把妇女参加生产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为动员妇女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来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华北各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广泛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作为贯彻执行总路线的中心环节。凡是适合于妇女的工作都充分地发动妇女来做,在一切可能和需要的生产部门,实行男女互相协作,共同劳动;即便有些生产劳动妇女暂时还不能完全胜任的,也要逐步培养她们这方面的劳动能力,或者要逐步改善生产条件,使之适合于妇女劳动。1958年9月,河北省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大立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大破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开展农村两条道路的斗

争,号召妇女从保守、自卑、狭隘、迷信等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敢说、敢想、敢干的思想,并大抓先进、大立标兵、大鼓干劲,充分进行舆论动员。“广大人民的劳动热情和大协作精神空前昂扬,苦战苦干、大胆设想,用于改变生产面貌的革命锐气极为高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显著提高,资本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思想遭到广大群众的唾弃。”<sup>[8](P27)</sup>

当然,在动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强迫命令风,乃至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迫使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有些干部“对群众路线的作风有所忽视,简单化和强迫命令的倾向有了发展。他们当中有些人,把组织军事化当成了便于实现强迫命令的条件。他们把‘辩论’变成了‘斗争’的同义语,使得群众听到‘辩论’就害怕”<sup>[9](P34)</sup>。特别是在完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任务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强迫命令。河间县“星火人民公社张侯村开始进行深翻地的时候,有的妇女说:‘男劳力少,妇女弱,2100亩麦田普遍深翻,怎么也完不成。’领导上发现后就组织大家辩论。经过辩论,妇女的积极性和信心立即提高,参加深翻地的妇女由67人增加到116人,深耕进度大大加快”<sup>[10](P130)</sup>。显然,大跃进时期妇女参加生产运动不完全是自我意识的提高和追求经济独立,而大多属于被动参与甚至被迫参与,使妇女生产具有强烈的功利化色彩,这不仅侵犯了妇女的自由和权利,也隐含着对妇女的性别歧视和偏见。

## 二

大跃进运动时期,妇女参加生产被深深地打上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时代印记,成为构建“三面红旗”正确性和妇女彻底解放的重要象征。然而,由于人们往往忽视了男女生理差异,形成了以男性为标准的社会性别同质化,错误地把“妇女什么都能干,什么都能干得好”的口号异化为“男的能干什么,妇女也能干什么,男的不能干的,妇女也能干得了”;加之,缺乏对妇女特殊权利的保障,使农村妇女遭受了比男人更多的痛苦。

首先,妇女劳累过度。妇女不仅普遍代替男子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主力军,还从事修水利、炼钢铁等重体力劳动,在“组织军事化”和“生产战斗化”号召下,妇女们常常吃住在工地,夜以继日地劳动着。如,河北省妇女“不怕山高路远,天寒地冻,在高山扎营,在田间设铺,同男子一起完成兴修水利任务,还单独修建了妇女号水井、水库、水闸、水渠等水利工程130多万个”<sup>[11](P206)</sup>。在

工业战线上，她们“大胆突破了来自主观上‘妇女不能搞钢铁’的迷信思想……逐步形成一支坚强的妇女钢铁队伍，张家口专区赤城、商都等9个县有两万多名妇女组成钢铁战斗连，张北、商都、蔚县、延庆4个县妇女已建成高炉、土闷炉46个，练出团铁18090斤，出成铁1280斤”<sup>[12]</sup>。“妇女们在生产中个个争先，人人跃进，提出要和时间赛跑，晚上干出半天活，赶太阳、追月亮等口号”<sup>[13]</sup>。如果对这些赞扬进行解码，就会发现妇女牺牲了多少必要的休息时间。1959年河北省“不分别对象提出了凡有劳动能力的妇女都要出全勤的要求，于是有的地方就顺着这‘出全勤’，提出了‘锁门化’、‘吃睡在田间’，致使许多妇女只好下地带针线，或是起五更、熬半夜的赶针线，疲惫不堪”<sup>[14]</sup>。即便鳏寡孤独、残疾等弱势者也不能幸免。

其次，忽视劳动保护，损害了妇女身心健康。大跃进期间，全国妇联规定了“四期保护”（经期、孕期、产后和哺乳期）、月经挂牌和“三调三不调”（月经期调干不调湿，孕期调轻不调重，哺乳期调近不调远）等保护妇女制度，然而，人们却把它批判为右倾保守思想，认为：“妇女和男子比较起来有其一定的生理特点，忽视这个特点是不对的，在生产上和生活上对她们适当地加以照顾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过分地夸大这个特点，那就是错误的了。”<sup>[15] [128]</sup>致使合理使用和必要保护妇女的制度形同虚设。最普遍的现象是许多地方成立经期专业队、设立田间厕所和月经处理站等，有意识地扭曲这些规定。如，1960年夏，石家庄地区建立田间厕所86000多个，月经处理站14000多个。<sup>[16]</sup>公社基层干部特别是男干部普遍缺乏保护妇女的意识，认为妇女事多“娇气”，不仅不予照顾反而还有体罚现象。甚至少数干部道德败坏，故意刁难妇女，“静海县大杜庄公社大牛村生产队，男队长安排农活时，将58名哺乳妈妈每天都被派到10里多远的稻田去劳动，一整天不能回来给孩子喂奶”。同时，妇女普遍缺乏卫生知识以及存在较多的封建意识，有了月经或怀了孕，常常是满不在乎，或者害臊，不愿意去挂月经牌，也加重了自己的痛苦。特别是一些积极分子“认为自己是骨干，在生产中不能不带头，所以在经期孕期或病期，都是赶在别人前头。省红旗手申小娥，月经期和别人搞送肥竞赛，认为自己是红旗手不能落在人家后面，更不能提出请假休息”。<sup>[17]</sup>

并且，许多地方盲目要求男女“一律化”，鼓励妇女从事力所不能及的工作，使妇女参加劳动成为一场女性

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甚至生理极限的比赛。即便在炼钢铁、修水利等危险的重体力工作中，一些安全生产措施被视为会影响妇女生产积极性而遭到废弃，致使妇女致疾、负伤、流产乃至人身伤亡等事故时常发生。至于各地在生产中忽视劳动保护而造成妇女中暑、中毒等现象更是司空见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忽视妇女特殊保护和极度营养不良等原因，严重地损害了妇女身心健康，致使许多妇女罹患疾病，其中，闭经和子宫脱垂最为严重。

再次，破坏了正常家庭生活，加重了妇女的家务负担和心理压力。人民公社推行“生活集体化”，大办食堂、托儿所和敬老院、妇产院，实行米面加工化、缝纫化，使家务劳动逐步社会化，其初衷之一就是解放妇女劳动力，然而，这些做法超越了当时的生产、物质和文化水平，反而增加了人民的生活不便和身心痛楚。如，公社幼儿园、托儿所大多有名无实，看护人员普遍不懂婴幼儿教养方法，很多孩子闹肠胃炎、麻疹等病，死亡事件时有发生。并且，集体福利事业无“福利”，孩子送托、做衣服等均非免费，而多子女妇女所挣工分有限，以致入不敷出。如，河间县西村“殷春阳一般劳力，2个孩子入幼儿园，一个人托儿所，挣得分也不过够给孩子的”<sup>[18]</sup>。至于许多公社食堂管干不管稀，代食品自己做，出现食堂、家庭两头冒烟现象更是常见。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妇女们响应“厉行节约”的号召，省下自己的口粮给男人吃。新乐县岸城村“人们都吃不饱，妇女都尽着干重活的吃，自个儿饿得走不了道儿”<sup>[19] [122]</sup>。或者吃两样饭，即男人吃好一点的，妇女吃差一点的；男的吃粮食，女的吃代食品。

更可悲的是：妇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依然无法同工同酬，实现男女真正平等。在公社评工资等级时，没有把政治思想、劳动态度、干活质量作为首要条件，而是男女统一站队划级，单纯地比体力、比技术；或按出勤天数、已婚未婚、带不带孩子等作评级标准，甚至队干部直接指定，故“不少的社、队把妇女级别控制在最低的几级当中，女劳力和男劳力的级别比例一般是两种不同形状，男的常是两头小，中间大，高的一头多于低的一头，而女的则是宝塔形，级越低人越多”。如，宣化县沙岭子食堂四五十岁的男炊事员是六级，女青年炊事员（是个棒劳力）却评成四级，妇女们说：“有的男的有罗锅、半瞎眼也评五级，妇女还不如老头的级别高！”<sup>[20]</sup>

由此可见，大跃进时期以男性为标准的社会性别同

质化,使保护妇女特殊权利的制度在实际上得不到贯彻执行;妇女参加生产着重于鼓励妇女与男人看齐多作贡献,而不注重男女平等的权利,致使她们承受了远比男子更多的痛苦和牺牲。更有甚者,在她们身后都隐藏着一个又一个父母、孩子、家庭的痛苦和无奈,这些都使我们无法盲信大跃进时期妇女彻底解放的神话。

### 三

毋庸置疑,社会性别同质化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猛烈地冲击了“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使广大妇女进一步分享了原先为男性所垄断的许多权利,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了长足进步;另一方面模糊了男女生理性别差异,造成男女事实上不平等,加重了妇女的痛苦。吊诡的是人们往往夸大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形成了妇女彻底解放的错误记忆,究其原因涉及妇女解放理论、舆论宣传乃至妇女心理等方面,比较复杂和特殊。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只能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取得胜利;并把妇女脱离社会生产看做是被压迫的经济根源,“只要妇女被摒弃在社会的生产劳动以外而只限于家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跟男子的平等,便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庭工作仅占有她们很少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sup>[21](P209)</sup>然而,人们却对此进行了教条式的阐释,把妇女解放和革命运动过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妇女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积极参加劳动,才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具体最实际的贡献,也是进一步提高自己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实际途径。”<sup>[22](P39)</sup>这不仅把妇女解放的手段当作了目的,也误把妇女解放运动等同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致使妇女解放的丰富内涵被缩减为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具体行为,妇女解放从追求自身的权利而偏向于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义务。

这种教条化解释又通过意识形态化的灌输,迎合了大跃进时期民众异常亢奋的心理,唤起了妇女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膜拜与迷恋,家庭生活被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远景所消解和排挤,并在强势舆论主导下,形成了一套以参加生产为核心的妇女解放话语体系。她们自豪地说:“在集体生产和集体生活中,我们妇女思想大解放,劳力大解放,政治上、文化、技术上进步

更快了,社会地位更加提高了,家庭生活也更加民主团结了。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幸福,都是在党的领导、关怀和鼓舞下得到的,只有跟着党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妇女才能得到彻底解放。”<sup>[23](P32)</sup>因此,她们把参加生产当作争取解放的光荣而正确的唯一道路,坚信只有办好人民公社,积极地投入到国家建设中去,妇女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其次,错把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自豪感等同于解放。大跃进时期,“妇女什么都能干,什么都能干得好”的口号盛极一时,妇女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从事生产劳动人数之多和范围之广为历史上所未有,成为“农业生产上的一支巨大的力量,男子能干的事和农活,她们也都能干;男子会的任何技术,她们也都能学会”<sup>[24](P129)</sup>。妇女广泛参加社会劳动的事实猛烈地冲撞了社会上歧视妇女的落后观念。“妇女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已由过去的依赖、从属一变而为受人尊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社会舆论中到处可以听到人们赞扬妇女在生产中的作用是:‘没有妇女兵,计划要落空,没有妇女干,计划难实现。’”<sup>[14]</sup>

这些成就固然体现了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但也被巧妙地置换为妇女彻底解放的具像化符号。“正是由于通过积极的劳动来参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妇女们才能迅速地提高思想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更加得到尊重和关怀。”<sup>[25](P66-67)</sup>从而把妇女解放的终极目标紧紧附着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理想上,使妇女坚信只有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日益增进的时候,才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获得解放,故更多妇女放弃了私人空间和家庭生活,在艰苦的劳动中获得了彻底解放的自豪和满足感:“不挂念孩子,不愁黑夜推磨、白天做饭,安心;有时间参加文化技术学习、文娱活动、社会活动,顺心;能增加收入,能坐‘卫星’‘火箭’,能得模范,开心。”<sup>[26](P38)</sup>

第三,新闻效应强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错误认同。大跃进期间,在连篇累牍的舆论宣传中,妇女的社会形象丕变。1959年河北省开展了百万女红旗手运动,在妇女群众中掀起一个学先进、赶先进、鼓干劲、力争上游的竞赛热潮,每逢五一、七一、十一等节日,普遍地采用检查、评比、观摩、现场会等多种形式不断地掀起竞赛高潮,许多公社还设立了女红旗手评比台、光荣榜,以快速刷新数字和事例增加热烈气氛,激发妇女参与的自豪

感和争强好胜的心理。“全省只在女红旗手运动中就涌现出各行各业的女红旗手 90 多万名, 这些先进人物以其先进思想和行动团结带动了周围的妇女群众, 充分发挥了骨干、桥梁、带头作用, 其中有很多并已锻炼成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领导骨干。”<sup>[27]</sup>当然, 妇女生产中也出现了许多浮夸风和虚假的典型。如河北省“藁城县兴安乡武素英等妇女合搞的小麦试验田, 亩产创 4109.5 斤的高额记录, 藁城县毛庄联合社申小娥等 6 名妇女的小麦试验田亩产达 3775 斤, 被誉为全区小麦丰产的六个红旗手”<sup>[28]</sup>。

这些真实或虚假的榜样经过铺天盖地般宣传和放大, 形成了鼓励妇女参加生产的政治话语系统和激励机制, 也建构了进步、刚强和能干的妇女新形象; 一般民众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很容易接受了妇女解放的结论, 并不追究其背后的证据与逻辑, 以至于越是夸张、激烈的事例, 越是对数千年来屈服于“男尊女卑”传统的农村女性的莫大肯定, 越具有感染力和煽情性, 激起人们尤其是妇女的强烈共鸣和认同。她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预期压倒了现实的劳累, 精神上的愉悦掩盖了身体上的痛苦, “过去她们局限在家庭范围内, 眼界不广, 胸怀狭窄; 现在她们关心国家大事, 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社会主义觉悟显著地提高了, 党指向那里, 就奔向那里。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妇女运动开始进入彻底解放的新阶段”<sup>[29] (P31)</sup>。

另外, 参加生产运动契合了妇女对解放的模糊理解。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和“男尊女卑”传统思想制约下, 女性走出家门都成为奢望, 这就使人们包括女性自发地形成了一种以男性为标准的解放意识。妇女参加生产的事实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文化禁忌, 满足了妇女长期被压抑的参与社会事务的渴望, “打破了妇女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的迷信思想”, 用事实证明, “妇女什么都能做, 而且都做得很好”。<sup>[30]</sup>同时, 许多女性不顾生理差异, 与体力处于优势的男性一比高低, 认为这才是妇女解放的真正内涵。虽然她们承受了巨大身心痛苦, 但对于饱受“男尊女卑”、“男强女弱”偏见和歧视的妇女而言, 不仅找到了久被忽视的存在感, 得到了人们尤其是男子的尊重, 更获得了精神解放, 在社会活动中感受到伟大和自豪。加之妇女参加劳动毕竟撬动了人们传统观念, 妇女的权利确实比以前有长足的进步, 这些又为舆论宣传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最终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妇女彻底解放的错误的社会

记忆。

综上所述, 大跃进时期妇女参加生产是一场以经济建设为目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它既是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 也解决了大跃进运动劳力不足的现实问题。源自人们普遍对妇女解放缺乏理性的认识和以男性为标准的社会性别同质化等, 致使妇女解放产生了巨大的错位。“男女平等”被简单地演绎为“男女都一样”, 妇女解放更多体现在精神愉悦和被重视的荣誉感, 不是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实质权利的回归。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妇女在付出超负荷的劳动和健康的代价后, 并没有相应的形成“男女平等”的新性别关系, 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犹存, 在外力难以深入的家庭内部尤其如此。故而, 在当时社会环境下, 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结果是让自己背负起社会和家庭双重负担。因此, 在倡导妇女解放的过程中, 只有正确地构建社会性别和认知“男女平等”的内涵, 大力培养妇女独立意识和理性选择的能力, 才能使妇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获得真正的解放。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 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 2 册)[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8.
- [2] 家庭妇女应当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J]. 新中国妇女, 1955, (10).
- [3]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4] 河北省农村人民公社大放光芒[J]. 新华半月刊, 1959, (17).
- [5] 河间县诗经村人民公社情况调查报告(1959 年 10 月)[Z]. 河北省档案馆藏, 案卷号: 899-2-145.
- [6] 马文瑞. 进一步地解放妇女劳动力[J]. 新华半月刊, 1958, (16).
- [7] 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J]. 新华半月刊, 1958, (19).
- [8] 必须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旗帜举得更高[J]. 新华半月刊, 1959, (2).
- [9] 许立群. 从是否“已经到了共产主义”说起[J]. 新华半月刊, 1959, (22).
- [10] 组织更多的妇女参加秋收秋种[J]. 新华半月刊, 1958, (20).
- [11]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河北省志·妇女运动志[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

- [12] 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1958 年第三季度工作报告 (1958 年 9 月 29 日) [Z]. 河北省档案馆藏, 案卷号: 899-1-99.
- [13] 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1958 年第一季度工作总结 (1958 年 4 月) [Z]. 河北省档案馆藏, 案卷号: 899-1-99.
- [14] 河北省妇联三年工作总结 (1961 年 12 月 2 日) [Z]. 河北省档案馆藏, 案卷号: 899-1-143.
- [15] 陈正人. 进一步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 [J]. 新华半月刊, 1958, (23).
- [16] 适应新形势, 大搞卫生“六到方” (1960 年 8 月 19 日) [Z]. 石家庄市档案局藏, 档案号: 49-1-123.
- [17] 1960 年妇女儿童福利工作情况总结 [Z]. 河北省档案馆藏, 案卷号: 899-2-166.
- [18] 河间县诗经乡人民公社西村妇女生产生活情况调查 (1959 年 6 月) [Z]. 河北省档案馆藏, 案卷号: 899-2-143.
- [19] 陈英. 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研究 [D].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 [20] 省妇联党组关于当前人民公社中有关妇女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 (1958 年 10 月 24 日) [Z]. 河北省档案馆藏, 案卷号: 855-18-602.
- [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22] 妇女们, 鼓足冲天干劲作出更大贡献 [J]. 新华半月刊, 1959, (6).
- [23] 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电 [J]. 新华半月刊, 1959, (1).
- [24] 组织更多的妇女参加秋收秋种 [J]. 新华半月刊, 1958, (20).
- [25] 全国妇女联合会召开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扩大会议 [J]. 新华半月刊, 1959, (17).
- [26] 曹冠群. 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动力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J]. 新华半月刊, 1959, (12).
- [27] 河北省妇联党组关于大跃进以来妇女工作的总结和今后意见向省委的报告 (1962 年 2 月) [Z]. 河北省档案馆藏, 案卷号: 899-1-159.
- [28] 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第二季度工作报告 (1958 年 8 月 9 日) [Z]. 河北省档案馆藏, 案卷号: 899-1-99.
- [29]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进一步发动妇女, 为实现 1960 年继续跃进而而奋斗 [J]. 新华半月刊, 1960, (5).
- [30] 向建设社会主义的妇女积极分子致敬 [N]. 人民日报, 1958-12-04.

【责任编辑: 俞 晖】